

評拉子婦

顏元叔

原載自大學雜誌十一期

民國57年11月

假使「拉子婦」是真實故事，則它有虛構心說的佈局與安排；假使「拉子婦」是虛構的小說，則它有真實故事的真實感。這個短篇是「大學雜誌」的總編輯何步正交來請我過目的，我不知道作者是何許人，不過，我委實感覺他這篇東西不錯。關於這個短篇的內容，我不必多囉嗦了。作者要表達的，全部浮在字面上一這並不意味它的淺薄，而只是說極為明朗化罷了。但是，我願意指出根本上，這是一篇種族問題的小說，是一篇多數迫害少數的小說，是一篇異鄉人受苦於敵視環境的小說。我們不必把拉子婦誇大成為「耶穌式」的人物。然而她的故事頗有這種傾向，也就是說，她的故事頗有原始象(Archetype)的規模；因此，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——人喜歡迫害人，卻也喜歡同情被迫害的人。形式與技巧上，「拉子婦」有幾處極可取。從男主人翁違背父親的意思娶了拉子婦，到男主人翁後來迫害拉子婦，其間有一長段時間的跳躍，作者並無交代：他沒有解釋，男主人翁的心理是如何轉變的。但是交代顯然沒有必要，因為故事已經充份暗示，轉變的原因是什麼。所以，這個時間的跳躍，反而顯得是可取的經濟手法，而由於這種佈局的經濟，更加深了故事耐人尋思的含蓄。男主人翁當時為什麼娶拉子婦，這也沒有明確交代，但是，故事的後半部，當敘事者和他的妹妹到深山上去探看男主人翁時，才強烈地從男主人翁的生活環境中被暗示出來。原來，男主人翁像蘇武牧羊，幾乎沒有選擇，不得不娶番女。年青時，性的引誘可以抗拒一切

社會的壓力；年紀大了，男主人翁被社會壓力征服了，同化了一—或者，原來的種族成見復活了，所以轉而迫害起拉子婦來。

作者的筆觸是輕微細緻的。例如，拉子婦在故事前半部被描寫為有豐碩的乳房，而在後半部則乾黑如麻布袋了，紅顏老去，遭人遺棄，給這個主要為種族問題的故事，染上了非常強烈的夫婦問題或男女關係的色彩。拉子婦在故事中幾乎沒有說話，是一個「啞靜」的角色，這正意味著她的被動與消極的地位—她「挨著」活了一輩子。在行為上，拉子婦也沒有什麼有意識的行為；唯一的一次是替二妹戴上一頂斗笠—而這一行為正足以表示她的「人性」是全部的，是充份的。最後，請求醫病的一幕，處理最佳：男主人翁一邊打著算盤，一邊拒絕了敘事者為拉子婦所做的請求。後來，男主人翁居然把拉子婦叫出來，當面對質，這真是Maehianelban透了。我覺得筆觸的含蓄，最大特色，也是最大成就。不過，這種含蓄在故事的最後幾行中，似乎消失了一些—作者有些兒沉不住氣了。

也許這個故事還需要一些反諷(irony)的處理，特別是在男主人翁和祖父的關係上，以強調男主人翁後來只是另一個「祖父」而已。除此之外，我覺得這是一篇合人滿意的作品。

顏元叔

本文原載自大學雜誌十一期

民國57年11月